

趙城縣廣勝寺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馬鳴菩薩撰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事

復次若諍竟者聞斷結名所諍事解
 若人欲得供養恭敬應斷諸使我昔
 曾聞有羌老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馬鳴菩薩撰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諍竟者聞斷結名所諍事解
 若人欲得供養恭敬應斷諸使我昔
 曾聞有羌老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
 葉賣以自活路由閩避避人稅之于
 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
 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尔者終
 不與汝於是避人遂共紛紜徃至王
 所王問老母汝今何故不輸關稅老
 母白王王頗識彼某比丘不王言我
 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識
 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
 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
 母亢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
 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
 無量福是即名為與王稅物云何更
 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
 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知彼羅
 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於
 是老母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二張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亦
是老母即說偈言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三張

吾生養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玉聞是偈已 身毛皆豎於三寶 所生
信敬心流淚而言 如此老母宜加供
養 况稅其物 王說偈言

自從今已後 如斯老母比 生子度三有
器堪受供養 不聽稅財物 咸應加恭敬
設有同伴侶 駝驢及車乘 多載衆珍寶
為此老母故 不應捨稅彼 况此一母人
單已賣樹葉 更無餘錢物 而當有稅奪
設我山巖窟 經行修道處 行人於彼中
滅結斷諸漏 尚應敬彼處 尊重而供養
况如此老母 能生聖子者 而當不修敬
復次示放逸果 欲令衆生不放逸 故
我昔曾聞有大商主子 名曰億耳 入
海採寶 既得迴還 與伴別宿 失伴憊
惶 飢渴所逼 遙見一城 謂為有水 往
至城邊 欲索水飲 然此城者 是餓鬼
城 到彼城中 四衢道頭 衆人集處 空
無所見 飢渴所逼 唱言 水水 諸餓鬼
輩 聞是水聲 皆來雲集 誰慈悲者 欲
與我水 此諸餓鬼 身如焦柱 以炭自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三

事字

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 願乞我水 億

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我自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三

事字

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
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令時餓
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怖望
都息皆各長歎作如是言汝可不知
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
得言

我等處此城百千萬歲中尚不聞水名
况復得飲者辟如多羅林熾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支節煙火然頭髮悉蓬亂
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樟檉走十方
飢渴所逼切張口馳求索有人執杖隨
尋逐加楚撻耳常聞惡音未曾有善語
况與一滴水漬我喉舌者若於山谷間
天龍降甘露皆變成沸火而注我身上
若見諸渠河皆變成流火池沼及河泉
悉見其乾竭或變成濃血臭穢極可惡
設欲往馳趣夜叉捉鐵錘搥打不得近
我等受此苦云何能得水以用惠施
我等先身時慳貪極嫉妬不曾施一人
將水及飲食自物不與他抑彼令不施
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施得大果報
春種秋獲子我等不種子今日受是苦
放逸慳貪惜受是苦無窮一切苦種子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四張

事字

無過於貪嫉應當勤方便除去如是惡

施為善種子能生者則樂是故應修施

春種秋獲子我等不種子今日受是苦
放逸慳貪惜受是苦無窮一切苦種子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四張

無過於貪嫉 應當勤方便 除去如是惡
施為善種子 能生諸利樂 是故應修施
莫如我受苦 等同在人中 身形無差別
造業既不同 受報亦復異 富貴饒財寶
貧者來請求 諸天同器食 飯色各有異
若墮畜生中 業報亦不同 有得受福樂
有受苦惱者 以此貪毒故 人天及畜生
為慳嫉所持 所在皆損減 餓鬼熾然苦
支節煙焰起 如似樹赤華 醉象以鼻擲
遠擲虛空中 華下被身赤 賢聖作是說
貪嫉家苦器 見於乞求者 其心則惱濁
惱濁剎那中 則能作鄙漏 愚癡慳不施
以種貧窮本 貪心而積聚 即墮於惡道
如此慳貪者 衆苦惱根本 是故有智者
應斷除慳貪 誰有欲自樂 名稱恭敬等
而捨於正道 隨逐曲惡徑 今身得苦惱
來世亦復然 世界結使業 能遮淨施報
所謂是慳貪 衆怨中最大 是身大臃腫
衣食及湯藥 一切衆樂具 貪嫉所遮斷
貪嫉極微細 細入難遮制 當以施牢門
心屋使緻密 莫聽彼貪嫉 而得進入中
貪嫉設入心 渠河及大海 能遮使不飲
億耳見放逸 乃有是過惡 即狀惡生死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五張

還歸求出家 既得出家已 精勤修定慧

卷之四

身如夢入心渠河及大海能遮使不飲
意耳見放逸乃有是過惡即厭惡生死

大莊嚴論卷第四 第五張 事

還歸求出家既得出家已精勤修定慧
遠證羅漢果

復次若無過者得譏呵人若自有過
呵於彼者他反出笑我昔曾聞裸形
婆羅門與諸沙門同道而行有一年
少比丘笑彼裸形以無慙愧時彼裸
形象中有婆羅門少解佛法語比丘
言長老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斷煩惱若
人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斷煩惱若
未能斷生死流轉未有出期汝於後
身未脫裸形何故見笑汝於今者生
死之中如兜羅樹華隨風東西未有
定時汝應自笑不應笑他知汝後時
為趣何道如灰覆火結使在心未必
可保汝今莫自謂有慙愧觀汝所為
未得脫於諸見之網夫慙愧者定不
入於諸見之網若不起惡覺是名慙愧
汝自不入決定數中云何笑他時諸
比丘聞裸形婆羅門如法而說默無
聲餘比丘聞已歎言正說能斷結者名為慙愧若
不斷結名比丘者伎人剃髮應是比丘然諸伎人雖
復剃髮不名比丘當知得見四真諦法名真沙門
何以故如經中說不見四諦邪正不

大莊嚴論卷第四 第六張 事

定邪正不定所見錯認是故應當勤

復新身不名上品當得見四真諦於名真以外
何以故如經中說不見四諦邪正不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六張

事字云

定邪正不定所見錯認是故應當勤
修四諦若見諦者所見真正永離邪趣
復次善觀察者見於好色無有欲意
多生厭惡見好色時不起愛瞋我昔
曾聞有一寺廟多諸比丘中有法師
三明六通言辭巧妙具足辯才知自
他論善能問答應機說法悅適衆心
能然法燈照除愚冥使城內外所有
人民於日日中皆來聽法既聽受已
乃至少年皆不放逸時彼城中有舊
姪女咸皆歎息作如是言我等今者
無人往返受若斯苦為當久近彼姪
女女盛年端正聰慧非凡善知世論
女人所有六十四藝悉皆明達見母
憂慘即問母言今者何故憂苦乃令
母告女言今此城中一切人民悉樂
聽法更無往返至我邊者資財空匱
無由而得我以此事是故愁耳女聞
是已自持端正語其母言我今自嚴
往至彼會能令彼會一切衆人悉隨
我來作是語已尋自沐浴衆香塗身
瓔珞上服首戴華鬘足所著履衆寶
在校右手執杖行步妖嬈逶迤持姿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七張 事

種種莊嚴如華樹行猶如天人將諸
侍從華鬘嬰絡嚴身七段不皆殊妙

現玉一用首真華鬘足所著履衆寶
在校右手執杖行步妖嬈逶迤持姿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七張 事

種種莊嚴如華樹行猶如天人將諸
侍從華鬘瓔珞嚴身上服亦皆殊妙
此諸從者或執金餅或持拂扇或捉
香花侍衛彼女從諸役人而自圍繞
並語並笑或舉右手指麾道徑復有
黃公耳挿衆華玄黃朱紫綵畫其身
歡笑戲謔種種巧嘲亦復舉手指前
指後於其路中香氣四塞鼓樂弦歌
徃至寺所處一空室待衆集會說法
時到無數千人皆來聚集令時法師
頭髮極白秀眉覆目善調諸根其心
無畏如師子王即昇高座而說偈言
我觀淺智者莫由昇此座怯弱如野干
戰懼不自寧吾今昇此座處衆無所畏
喻如狩中王哮吼摧邪論

令時法師即為大衆次第說法時彼
姪女為欲擾動時衆心故即於門中
而現其身其所將從散入人閒各指
姪女語衆人言此女端嚴姿容可愛
汝等且觀用聽法為時彼諸人間是
語已即使願助心意不安令時法師
未解其意恠其所以即問衆人汝等
何故視瞻改常心意錯亂汝豈不知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八張 事

死來迅速猶如奔馬是故宜勤修諸

善行即說偈言

不能其意悟其所以問衆人汝等何故視瞻改常心意錯亂汝豈不知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五張

事

死來迅速猶如奔馬是故宜勤修諸善行即說偈言

十力大法炬普照於世界慧明未潛隱
宜速修善業堅意集苦行晝夜勿懈倦
一切智語燈不久當隱沒若其隱沒後
衆生盡黑闇雖有日光照猶名為大瞋
余時衆會聞是偈已敬奉法教攝意
聽法時彼姪女見衆人等攝心斂意
復作姿態衆會覩已心還散亂余時
法師復說偈言

彼女作姿態令會生渴愛為欲情所牽
棄其事念心用敬吾教故遮制令還止
如何彼妖孽惑亂衆人目辟如青蓮變
漂鼓隨波動衆心亦如是熠耀不暫停
余時衆人情既耽惑觀此妙色失慙
愧心更相指示而說偈言

斯女美姿容今來甚為害如彼月初生
墜落在于地容貌超時倫淨目極美妙
將非藍婆女為帝釋所遣或是功德天
然手不執花

復有一人而說偈言

咄哉此女人儀容甚奇妙目如青蓮花
鼻臍眉如畫兩頰悉平滿丹脣齒齊整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九

事

髮眉極軟懦莊嚴甚殊特威相可悅樂
燁耀如金山

聖吉山女人儀容甚奇妙目如青蓮花
鼻臍眉如畫兩頰悉平滿丹脣齒齊整

髮眉極軟懦莊嚴甚殊特威相可悅樂
焯耀如金山

時諸優婆塞愛其容貌心意錯亂時
彼姪女左右侍從見斯事已深自慶
幸叱叱而言我等今者所作甚善能
使衆會注意乃尔彼時法師恠諸四
衆搔擾改常以手舉眉願瞻時會見
是姪女儀容端正及其侍從皆悉莊
嚴姪女處中皦若明星奪愚人心令
失正念時彼法師觀女人意為以何
事而來此耳即嘿入定知其邪惑不
為聽法然此法師雖斷瞋恚外現忿
色發聲高唱語姪女言汝如蟻封而
欲與彼須弥山王比其高下豈可不
聞昔佛在世第六天王不自量力敢
於佛所現作逼娆世尊神力乃以死
尸而繫其頸慙耻無顏人天所笑汝
意便謂佛法教學以為滅耶尊精聲
聞豈可無耶諸勝丈夫都沒盡耶汝
若如是宜堅自持時彼法師即以神
通變此姪女膚肉墮落惟有白骨五
內諸藏悉皆露現即於衆前喚此姪
女於向者興起惡心敢與佛法而共
之事今何所在

內諸魔悉皆露現即於衆前喚此姪
女於向者興起惡心敢與佛法而共

之事今何所在

有一優婆塞以指支頰諦觀此女而說
偈言

牟尼說衆生為欲愛所盲 盲無慧目故
不得趣涅槃 譬如任波葉 蜜者虫所安
為貪之所惑 至死而不捨 諸不放逸人
諦實觀身相 而不起欲覺 踰如白鶴王
常處於清池 不樂於塚間

復有優婆塞而作是言見此姿容便
生欲想觀彼白骨即用除滅而說偈言
觀彼骸骨聚 能生人怖畏 如似毗陀羅
呪術之機關 愚者謂之寶 便生樂著心
如道深坑穿 以草覆其上 此身亦如是
當作如是觀 諦實知是已 誰當起欲想
尔時惑者愚無智者聞是偈已 低頭
避之遂不喜聞時彼女人自見其身
為人所患五體投地即說偈言

我先愚無識 不自量己力 願迴聽法衆
一切將歸家 今始知釋子 勢力甚奇特
變我妙姿貌 覩者生獸患 我如癩患者
所為極輕躁 敢以牛跡水 欲比于大海
惟願垂哀矜 聽我歸誠懺

尔時大衆見彼女人 諸骨相柱猶如

詩竟時此姪女以此骨身在衆前立

惟願垂哀矜聽我歸誠

尔時大衆見彼女人諸骨相柱猶如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七張

事字

詳竟時此姪女以此骨身在衆前立
尔時法師即說偈言

汝向妙容色挺特衆所觀今膚肉盡變
唯有空骸骨汝先悅素白今始見實相
頂骨類白鬪形色如藕根眼匡骨頤頰
兩頰如深溝機閑志解落筋脉粗相綴
在內諸藏等懸空而露現其所將從者
自見生厭惡况復餘大衆而當樂見之
尔時骨人為彼法師變其形已身心
俱困不能自申即又骨手歸向法師
尔時法師告骨人言汝之容色瓔珞
嚴身種種校飾但惑凡夫令其染著
沒三有池汝今若能除去姿態捨在
嚴具吾當示汝寂淨妙身令汝得知
不淨市肆而此身者薄肉覆上穢惡
充溢外假脂粉以惑愚目凡夫耽惑
為欲所盲故生染著何有智者諦觀
察已當愛觀之時諸會者觀斯事已
咸生厭患各相謂言世尊所說信實
不虛一切諸法如幻如化如冰聚沫
如金塗錢但誑惑人向者女人所有
美色容止可觀於今忽然但見骨聚
儀容端正作諸姿態狀若盡道如是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七張

事字

羣合甚生恠愕彼骨聚中云何乃能

儀容端正作諸姿態狀若畫道如是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十二 五

筆含甚生恠愕彼骨聚中云何乃能
作如是說又見五歲志皆露現辟如
屠探所懸五歲蠢蠢蠕動猶如狗肉
諸歲臭穢劇於廁溷我等云何乃見
此事即說偈言

今觀女人身 惟筋連枯骨 但見空骨聚
和合出言音 女中有骨耶 骨中有女耶
譬如曠澤中 蘆葦之叢林 因風共相鼓
便出大音聲 如斯因假法 不見女自體
若無自體者 女相安所在 遍推諸法中
昔來未曾有 我等觀身相 去來及進止

屈申與俯仰 頤視并語言 諸節相支駐
骨辭甚怖疎 筋纏為機關 假之而動轉
如是一一中 都無有宰主 而今此法中
為有為無耶 我為狂癡惑 為澹蔭乱目
云何如是中 妾生有女相 縛筆作機關
多用於經縷 辟如融真金 注水則發聲

尔時法師知諸四眾皆生厭惡告姪
女言汝於今者欲何所作女白法師
願捨舍不即說偈言

大頭仙舍不變天女藍婆使其作草馬
具滿十二年汝今作舍不使我作塚間
世間未曾見如是之舍不善自在太德

我願除却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十二

世間未曾見如是之舍不善自在大德

我願除却

念時法師即便微笑而說偈言

善女汝但起我無瞋恚心剃頭者袈裟
終無舍不法心似愛著彼損彼生苦惱
作好作惡者便能生瞋恚瞋恚作舍不
我滅瞋恚結斷除於无明體性是无結
我欲救眾生

云何作舍不生老病死等苦惱諸眾生

云何有智人而當作舍不猶如惡毒瘡

加復燥惡灰薄皮覆機關凡愚生愛惑

我以神足力開汝不淨篋

說是偈已還攝神足女服本形尔時

法師告眾會言汝等宜勤修善即說

得言

顛倒欲相行喻若風起塵正觀離欲面

沈濯欲塵埃有欲及離欲處所未必定

善觀得解脫貪惑而增欲是故應常修

專精離欲想離欲眾善寂獲克諸禪樂

時彼聽法眾或得不淨觀有得須陀洹

於修離欲想或得阿那含復有出家者

勤修不懈怠速得阿羅漢

尔次無戀著心一切能施得大名稱

現世獲報是故應施不應恡著我昔

曾聞弗羯羅衛國有一畫師名曰羯

那有作因緣詣石室國既至彼已詣

諸塔寺為畫一精舍得三十兩金還

歸本國會直者人造般遮于悉生信

郵有作因緣詣石室國既至彼已詣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十四

諸塔寺為畫一精舍得三十兩金還
歸本國會值諸人造般遮于悉生信
敬心問知事比丘明日誰作飲食答
言無有作者復問彼比丘一日之食
須幾許物答言須三十兩金時彼畫
師即與知事比丘三十兩金與彼金
已還歸于家其婦問言汝今客作為
何所得夫答婦言我得三十兩金用
施福會其婦聞已甚用忿恚便語諸
親稱說夫過所得作金盡用施會無
有遺餘用營家業尔時諸親將彼入
詣断事處而告之曰錢財叵得役力
所獲不用營家及諸親里盡用營設
於諸福會時断事官聞是事已問彼
人言竟為尔不答言實尔時断事官
聞是事已生希有想即便讚言善哉
丈夫脫已衣服并諸瓔珞及以鞍馬
盡賜彼人而說偈言

久處貧窮苦傭作得錢財不用營生業
以施甚為難雖復有財富貧生極豐廣
若不善觀察不能速施與遠觀察後身
知施有果報勇猛能捨財離於慳塵垢
有是行法人持施使不沒

時彼畫師聞此偈已歡喜踊躍著其

夫施有是幸。更復有是。而於世。有是行法人。持施使不沒。

時彼畫師聞此偈已歡喜踊躍著其服衣乘此鞍馬便還其家時彼家人見著盛服乘馬至門謂是貴人心懷畏懼閉門藏避畫師語言我非他人是汝夫主其婦語言汝是貧人於何得是鞍馬服乘今時其夫以偈答言善女汝今聽我當隨實說今雖捨施僧施設猶未食辟如未下種芽莖今已生福田極良美果報方在後此僧淨福田誰不於中種意方欲種下芽生眾所見時婦聞已得淨信心即說偈言

如佛之所說施僧得大果如今所布施真得施處所敬心施少水報過大海一切諸眾中佛僧最第一

復次夫修施者在勝信心兩錢布施果報難量我昔曾聞有一女人至晝闍山見眾入等於彼山中作般遮于瑟時彼女人於會乞食既覩眾僧心懷歡喜而讚歎言善哉聖僧辟如大海眾寶窟宅眾入供養我獨貧窮無物用施作是語已遍身搜求了無所有復自思惟先於糞中得二銅錢即持此錢奉施眾僧時僧上座得羅漢

果豫知人心而彼上座常自珍重見

彼女人有深信心為次曾長皮刃慈

有從自思惟先於糞中得二銅錢即持此錢奉施衆僧時僧上座得羅漢

大莊嚴論卷第四 第十七章

果豫知人心而彼上座常自珍重見彼女人有深信心為欲增長彼功德故不待維那躬自懇懃起為呪願即舉右手高聲唱言大德僧聽即說偈言大地及大海所有諸寶物如此童女意惡能施與僧留心善觀察行道為修福使得解脫道離貧窮棘刺

時彼童女極生大心如師所說我作難作便捨一切資財珍寶等無有異悲欣交集五體投地歸命諸僧以此兩錢置上座前涕泣不樂即說偈言願我生死中永離於貧窮常得歡慶集親感莫別離我今施僧果惟佛能分別由此功德故速成所願果所種微善心身根願速出

時彼女人出彼山已坐一樹下樹蔭不移上有雲蓋時彼國王適喪夫人出外遊行見彼雲蓋往至樹下見此童女心生深著持還宮內用為第一軍大夫人即作是念我先發願今已稱心即白國王多貴寶物施設供具誦晝闍山供養衆僧寶珠瓔珞種種財物持用奉施彼時上座不為呪願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十七章

亦時大衆疑惟所以而作是言先者貧賤兩錢施時起為呪願今者乃為

財物持用奉施彼時上座不為呪願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十七

余時大眾疑恠所以而作是言先者
貧賤兩錢施時起為呪願今者乃為
王之夫人珍寶瓔珞種種財物而用
布施不為呪願時彼上座語眾僧言
我先為彼呪願之時不為財物乃恐
童女心意錯亂故為呪願即說偈言
不以錢財多 而獲大果報 唯有勝善心
乃得大果報 彼女先施時 一切悉捨施
佛智能分別 非我所能知 今雖財寶多
不如彼時心 十六分中一 若心擾濁施
譬如諸商賈 少於諸財物 心期於大報
所施物雖小 心意勝廣大 以是故未來
得報亦無量 如阿輸迦王 淨心用土施
亦如舍衛城 窮下之女人 飯漿施迦葉
施土得大地 飯漿天中勝 施少心淨廣
得報亦弘大 譬如白淨衣 以油滌其上
垢膩遂增長 亦猶油滌水 油滌雖微小
遍於池水上 以是故當知 心勝故報大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